

绝 顶 聪 明 难 得 糊 涂

绝 顶 聪 明
难 得 糊 涂

郑板桥传

杨士林◆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绝顶聪明 难得糊涂

郑板桥传



杨士林◎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绝顶聪明 难得糊涂——郑板桥传

杨士林 著

责任编辑:鲁书潮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安徽宿县地区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11.375

字数:227,000

版次:1997 年 11 月新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595-8/I·1482

定价:1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者言

中国历代杰出人物，大都才情兼备，风骨别具，但命运坎坷，生活蹉跎又是他们共同的不幸。探究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无疑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。

在今天，每个人都热切地向往着不凡与成功，其实，人生的价值在于“真我”的追寻与实践之中，精神的不羁与奔放，才是人生的境界。透过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，沿着他们的生活足迹，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人生的价值与真谛吧。

历史翻到了1693年，这年的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夜，兴化县城东头，郑之本（字立庵）家的小院子里，灯火通明，脚步声往来不息。郑之本坐在书房里，神情紧张，亦忧亦喜，不可名状。三十多岁了，至今无子，郑氏一门香火谁继？这是朋友们、族亲们时常提及的，也是他心里的一块病。汪氏夫人，人品极好，但自过门来，多年辛勤劳苦，操持家务，身体越来越弱。今年春天怀孕后，身体日见憔悴，虽经多方调理，保住了胎，但身体终不见好。如今，已值临产，是福是祸？他陷入了沉思之中……突然，“哇”地传来一声孩子的啼哭。

“老爷！老爷！大喜啊！大喜！”侍婢费嫂风风火火地在汪夫人卧房里喊道。

“孩子出世了？”立庵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是小子！大人孩子都平安！”费氏大声回道。立庵眼里流出了惊喜的泪。

立庵快步走进卧室，汪氏夫人蜡黄的脸上满是豆大汗

珠，已经极度疲乏，喘着气。她见立庵来到面前，脸上强撑着露出一丝微笑，想说什么，但终因无力，没有说出来，只轻轻地朝襁褓中的孩子点点头。

孩子大声地哭喊着，像是向人世间宣告他的诞生。

费氏忙前忙后，手脚干净麻利。立庵感激地点了点头。他乘人们忙乱的当口，悄悄地走到院子中。花圃里，几丛黄菊，在寒冷的夜风中倔强地抖动着，散发出淡淡的幽香。立庵长长地出了口气，仰头望着天空，此时正是子时。天幕上缀着疏疏落落的寒星，像是经不住这子夜的霜风，在瑟瑟地抖着。突然，他的眼光被东南方的一颗亮星吸引住了。这颗星个头虽不大，但却发出了耀眼的光，挂在天穹上，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寒冷，倒像是要用自己的光和热来温暖人世间似的。立庵心头一震，他下意识地想到了孩子，于是立即又转回卧室。

郑家出生的这个孩子，就是板桥。这一年，恰是康熙登基的第三十二个年头。一代“奇才”就这样来到了人间。

板桥祖上原籍苏州。明朝洪武年间迁居到兴化城内的汪头，后来分化成三支，一支叫“糖郑”，一支叫“铁郑”，还有一支就是“板桥郑”。板桥这一支就属“板桥郑”。

板桥曾祖父郑新万，字长卿，庠生。祖父郑湜，字清之，当过一名小儒官。郑湜有两个儿子，长子郑之本，字立庵，号梦阳，即板桥之父。次子郑之标，字省庵，即板桥之叔。立庵是一位廪生，功名上无大成就，只有居家授徒，教几个学生，以养家糊口。板桥母亲汪氏，是大丰县小海镇饱学之士

汪翊文的独生女，端庄正直又聪明贤惠，是一位难得的贤妻良母。板桥出世时，祖父已经谢世，老祖母健在，叔叔之标尚未成家，跟着哥嫂一起生活。老祖母蔡氏夫人的侍婢费氏，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妇女，个头不高，方方正正的脸上，充带了憨厚的笑容，一道道皱纹中透露出几分坚毅。板桥全家的粗重活计，多年来全由她包揽下来。汪氏尊敬地称呼她“费嫂”，长期相处，从未红过脸。

郑家，原先倒还殷实，到了立庵这一代，家道已渐趋衰落下去。板桥的出世，给这个家庭重新带来了希望和生机。老祖母念叨着：“俺郑家老天爷庇佑，不该断香火。”费嫂整天乐呵呵地忙这忙那，自己生儿子似乎也没有这么高兴过。之标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逗侄儿玩。全家充满了欢乐。

不幸的是，汪夫人本来就弱的身体，经过产期的折腾，现在更虚弱了。生下板桥之后，就没有奶水。“真作孽啊！”汪夫人眼泪夺眶而出，看小板桥哇哇哭叫着拼命吮吸干瘪的乳房，她的心都碎了。

“哎！”老祖母无可奈何地叹着气。

听到声音，费嫂跑进屋来一看，心里全明白了。她笑了笑说：“看把您急慌的！若不介意，就把小主人交给我好了。”

“您！”汪夫人一惊，她知道费嫂的奶喂自己的孩子也不宽裕，怎么能夺人之爱呢？

费嫂看出了汪夫人的心思，朗声笑着说：“您放心好了，我那孩子已两三岁，可以断奶了，小主人交给我您管保放心。”说着从汪夫人怀中接过孩子喂起来。小板桥伏在费嫂

怀中甜甜地吮吸着，平静了下来。“阿弥陀佛”，老祖母咧嘴笑了。汪夫人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

似乎是命运的捉弄，板桥来到人间，头上就罩着一层阴影。人间特别选择这样一个寒夜来接待他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他的父母不能理解，幼小的板桥当然更不会理解。

立庵公是一个厚道人，品学兼优，名传乡里。很多人慕他的人品学识，纷纷把子弟送到他的身边受教。他也细心栽培，使一批批的幼苗成长起来。自己中年得子，当然希望能把他培养成有出息的孩子。

一天晚饭后，立庵看着夫人摇着摇篮，深情地说：“得给孩子取个好名字，你看叫什么好呢？”

“你这个做父亲的看呗。”夫人嫣然一笑。

立庵公稍加思索后说：“要治家，需要和顺，治国也必需和顺，《书·洪范》里说：‘夔友柔克’。夔和也，世和顺，以柔能治亡。我看儿子就单名个夔，字克柔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到底是喝墨水的，肠子也比人家多转几圈，好呗。”夫人又是一笑。

冬去春来，时光流逝，转眼板桥已长到四岁。

是营养不良还是先天不足，板桥虽经家人百般护理，但仍长得很瘦弱。汪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差。她拖着病弱的身子，抚育着板桥。板桥小时有夜啼的毛病，常常半夜里把母亲吵醒。汪夫人不停地咳着抚哄着板桥入睡。这年入冬，汪夫人的病日见沉重，虽经请医生多方调治，但也不见好。父亲看着母亲躺在床上那日见凹陷的眼眶，暗自落泪，祖母多

次让人搀扶着去庙上烧香许愿，为媳妇祈祷。费氏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一方面更勤奋地料理着家务，一方面也到处打听丹方验方，以求救助汪夫人那垂危的生命。

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。一天下午，汪夫人不停地咳着喘着，渐渐地感到不支。她示意让费嫂去把立庵找回来。

待立庵踉跄跑到家时，汪夫人已在弥留之示。她见到立庵回来，又渐渐回复过来。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……怕……怕不行了，孩子……交……交给……你了，我……我……对……对……不……。”突然头一下软了下来。

“夫人，夫人！”费嫂大声地喊着。

立庵以拳击头，痛不欲生。

“妈妈，妈妈，你说话呀！我要妈妈！”听到哭声，小板桥跑进屋，扑到床上，抱着妈妈，大声地哭喊着，用劲地摇着妈妈那尚有余温的遗体。费嫂看此情景，再也无法抑制自己，放声号啕大哭起来。

“快来人哪，妈妈昏过去了。”上房里传来之标的哭喊声。老祖母哭死了过去。

哭声惊天动地，街坊邻居闻声赶来，见此惨状，无不坠泪。

母亲的去世，对幼年板桥的心灵刺激太深了。他常常半夜里梦中哭醒。

“我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”孩子的哭声，在夜空中显得异常凄厉、悲伤。每到这时，费嫂也禁不住紧抱板桥痛哭起来。

孩子性格变得沉郁、倔强起来。好多次费嫂发现小板桥

一个人伏在妈妈生前的梳妆台上，哭累后睡着了。费嫂暗暗流泪，伤心哪！

有几次小板桥从外面哭着跑回家来，费嫂抱住询问缘故，小板桥总是大哭着说：“他们骂我是没有妈妈的孩子！妈妈！”费嫂心如刀绞，泪眼模糊。孩子太可怜了

费嫂更加疼爱小板桥。这位纯朴善良的农家妇女，心里深深懂得，小板桥这时更加需要母爱，更加需要温暖。为了照顾小板桥，她强忍自己思念孩子的痛苦，把一片心都放在了板桥身上。

立庵公忙于教馆的事，他不能误人子弟啊！费嫂两手撑起了郑家的家务，缝补浆洗，柴米油盐，扶老携幼，每天下来，晚上躺在床上，身子骨就像散了架似的。但她咬着牙，从不在脸上显露出一丝一毫疲惫之容。

小板桥也有愉快的时候。

晚上，忙了一天后的费嫂，抱着板桥坐在床上，讲着动听的故事，使板桥暂时忘记了痛苦。有时小板桥听得入了迷，就天真地提出种种问题：

“王母娘娘干嘛划道银河呢？”

“牛郎织女在两边干嘛呀？”

“那小孩不想妈妈吗？”

费嫂总是耐心地给小板桥讲解。

有时小板桥听得激动了，会攥紧小拳头愤愤地说：

“王母娘娘真坏，我长大一定去揍她。”

这时费嫂便会朗声大笑起来。

有时，费嫂带小板桥出去散步。

小板桥家东面不远就是古老的护城河，上面架着一座木板桥，当地人称古板桥。“板桥郑”一支就由此得名。小板桥每次到此，都要伏在栏杆上朝护城河里看上几眼，然后扶着栏杆问个不休。后来，他便以板桥作为自己的号，郑板桥便由此得来。

过古板桥折向西南，有一片绿水环绕、垂杨傍岸、花香鸟语、四季长青的好所在，叫百花洲。这是明代兴化才子宗臣的墓地和读书楼。他写过脍炙人口的名篇《报刘一文书》。凡到兴化的文人墨客，总要到此凭吊一番。小板桥每来到这里，总要歪着头问费嫂：

“宗臣是谁呀，他干嘛睡在这里呢？”

“宗臣是个有名的人呗。”费嫂也弄不清宗臣是干什么的。

过古板桥往南走，是一条东路河，河对岸的东侧，文峰塔高耸云霄，这是县城的制高点。登上塔顶远眺，熙攘繁华的县城及周围数十里的湖村田舍，尽收眼底。不过，这里因离家稍远，又很空旷，费嫂从不带小板桥来此。

过古板桥向北，经过一条竹巷，折向西不远，就到了东城门及大街。这里车水马龙，人群熙攘，商店林立，异常热闹。韩公祠，范公祠，天后宫，东岳庙等名胜古迹都在这里。

费嫂常背着板桥来这里买东西，但很少去看名胜古迹。因为，费嫂说过，那都是些破房子没啥好看头。

过古板桥向东，这里有一片数百亩大的水泊，名为龙舌

津。水面澄澈，波平如镜，天上舒卷的白云，倒映在水中，美极了。“昭阳八景”中的“龙舌春云”就指这里。渡过水面，是万岛之乡的垛田。“两厢瓜圃”、“十里莲塘”为“昭阳八景”的另外两景就在这里。沿垛田继续向东，即抵达南宋时岳家军大败金兀术的得胜湖，那里蒹葭连天，烟波浩渺，白帆点点，渔歌互答，更是一番景象。

不过，费嫂只带小板桥在龙舌津边草地上小坐或在小竹林中跑跑，却从未去过水泊对面。小板桥倒挺喜欢这里，那一大片竹林，已经使他十分满足了。这孩子非常喜欢竹子。折根竹竿当马，拿根竹枝作鞭，吆喝着便玩开了。有时又摘片竹叶学大人模样，放在口中吹着。

费嫂的百般爱抚，使小板桥丧母后，又重新获得了伟大的母爱。童心似乎又活跃起来。他亲昵地喊费嫂为“费妈妈”。

就在汪夫人去世后不久，苏北一带出现了灾荒，百姓们生活极端困苦。板桥家庭由于急剧衰落，也经不起灾荒的打击，几近一贫如洗。虽然立庵公勉力支撑，东奔西走，但也很难使这老的老、小的小的家庭宽裕起来。费嫂看到这一情况，为了减轻郑家的压力，便偷偷跑回自己家吃饭，然后来板桥家干活。

为了使年幼的板桥在饥荒中少受委屈，费嫂每天早起上街办事，总把小板桥负在背上，走到烧饼铺前，买一个烧饼塞在板桥手里，然后方去办其它事情。

小板桥似乎很懂事，每每接到烧饼，总要送到费嫂口

边：

“费妈妈，您先吃。”

“乖孩子，我吃了，你快吃吧！”她假装咬了一口，然后笑着说。

这一老一少，已经难分难舍。小板桥只要一时见不到费妈妈，就要大哭大闹。费嫂一时见不到板桥，就惘然若失。

有时，费嫂家里偶有鱼肉瓜果等罕见物，就背着板桥来家，先让小板桥吃好，然后全家大人孩子方动口。每逢这种场面，小板桥总要睁大眼睛问：

“干嘛不让小哥哥、小姐姐和我一块吃？”

“你是小客人呀。”费嫂笑着说。

“她们为什么不是小客人呀？”

费嫂把小板桥搂得很紧很紧。

小板桥似乎有些懂事了。困苦中生活起来的孩子，大概都是早熟的。

几年下来，过度的操劳，加上营养不良，费嫂的身体日见消瘦，常常晕倒在地。每次回家，丈夫总是心疼地数落她，要她回来养息一段。费嫂总是笑着说“不要紧”。眼看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丈夫便下决心，让她回来一段，费嫂勉强答应了。但她在板桥家里一直不愿说出来，只是暗暗流泪，她舍不得丢下板桥啊！

终于要离开了。费嫂强撑着羸弱的身骨，把老祖母的衣服全部洗净补好，又将板桥的换洗衣裳也拾掇好，然后把缸里水挑满，又去市里买来几担干柴堆在灶间。一切料理好，

晚上待板桥睡熟，便辞别满眶泪花的老祖母，哭着看了一眼梦中的板桥，离去了。

清早，板桥起来后，习惯地去找费妈妈，推开门，人去室空，便急忙奔去灶下，一看费妈妈也不在。掀开锅盖，见锅里尚有余温，放着一碗饭，一盘菜，知道是费妈妈夜间做好放在里面的。

板桥大哭着奔出灶间：

“费妈妈，您哪里去了！”声音惨苦哀伤，催人泪下。之标好不容易才把板桥哄住。

费妈妈在板桥童年的心灵里，是一位伟大的人物，无论板桥有多大的伤心事，费妈妈都能让他破涕为笑；不论板桥提出多难的问题，费妈妈都能解答得使他满意。她是板桥童年认识人生的启蒙老师，是板桥心里认识的做人的楷模。

这期间，立庵公又娶了一位继室郝氏夫人。大约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吧。入门后，对板桥的抚育，也很尽力。使小板桥失去乳母后痛苦的心，又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。

家境的困苦一天比一天更甚。郝夫人艰难地撑持着。小板桥常因家中缺米吃不饱肚子而发怒哭闹，后母只得边流泪边哄劝。每逢这时，往往是儿哭母泣，悲作一团。

人生太艰难了！

板桥的童年太苦涩了。

板桥六七岁上，立庵公就让他入塾就读了。老师就是立庵公。一方面可以把儿子带在身边，便于照料，一方面也可

以让儿子尽快受到启蒙教育。

可能由于过早丧母，也可能因独生子的溺爱，幼年的板桥就形成了一种倔强的性格。进入教馆后，就不太循规蹈矩，老是爱动。有时父亲正大声地抑扬顿挫地朗读着文章，他却偷偷跑出门去，有时别的学生正在专心背诵，他却在书上画起了花儿草儿什么的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父亲总是既爱抚又严肃地批评几句。小板桥往往不是撅起嘴巴，就是委屈地哭起来。

读书，背书，背书，读书，教馆生活太单调乏味了！生性爱动的板桥，实在耐不了这种无聊，他开始反抗了。

一天上午，立庵公让学生背书，当点到板桥时，见位子上空无人影，周围的另两位学生也不见了。他真的有点动气了。径直出去找了一圈，也未见踪影。中午回到家里还未见板桥回来。

之标听说板桥逃学，又见哥哥脸气得发青，便径直跑出去找板桥。

之标知道板桥经常好去的地方，便一口气跑到城东边一片竹林旁，老远就听到竹林里一片“嘚，嘚！驾，驾！”的吆喝声。

这里周围均是农田，满田秧苗翻着绿浪，如大海波涛滚动。中间是一面水塘，塘里翠荷如盖，粉红色的荷花一朵朵骄傲地绽开着，微风吹来，阵阵清香沁人心脾。塘边竹林茂密，万竿插天，风摆竹叶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是一曲动听的音乐，赏心悦耳。

这时，两个孩子正骑着翠竹，手擎荷叶追出竹林外面。一见之标，又马上钻进竹林。

“白义、宗于，阿嬅在哪里？”之标在外面喊道。

“在竹林里噢。”两个孩子齐声答着笑着，又“驾驾”地跑开了。

之标拨开翠竹，钻进竹林，往前走了几步，见板桥伏在竹林深处一块空地上，正在用竹枝画着什么，嘴里还不停地哼着歌不歌曲不曲的调子。

“逃学先生，你躲到这里干嘛来？”

听到喊声，小板桥回过头来。

“阿叔，我在画画呢。”板桥挺认真地说。

之标抬眼一看，见地上用竹枝画满了荷花荷叶，竹子，还有青蛙小鸟等。

“阿叔，我画得好不好？您快说话呀！”小板桥扳住阿叔的腰，撒娇地说。

“画得好，棒极了。”阿叔笑了，他看着侄儿满脸满身的泥土，以及那一片天真幼稚的小脸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他拉着侄儿的手，慢慢地向家里走去。该怎么向他父亲说呢？该怎么把他父亲的气消下去呢？之标心里明白，现在是自己来当孩子的保护人了。几年来，他也是这样做的。每当小板桥有什么委屈，或受了谁家孩子的欺负，总是他挺身而出给予保护。小板桥心里有什么事，也总是爱对他说。

当然，之标心里更清楚，板桥慢慢长大了，为将来计，也该认真读点书了。但孩子天性好动，得想法子慢慢帮他改过

来，硬折也不是办法。

于是他在路上劝板桥回家向父亲认个错，以后的事再慢慢说。

这一关总算在叔叔的帮助下，闯了过来。

晚上，在立庵公的书房里，兄弟二人叙到深夜。

“孩子渐渐大了，我不希望他怎么样出人头地，但总得知书达理，做个好人吧。”立庵公叹口气说。

“这倒也是，但孩子生性爱动，硬折会伤他心的。”

“半辈子了，就这根独苗，我何尝不这样想呢？孩子读书也还聪明，只是贪玩，就怕荒废了他。”

之标猜出了哥哥的心事，就主动提出来，让孩子多出去跑跑，他也可以带他出去玩玩，一来让孩子见见世面，满足他的好奇心，二来也可以练练身子骨，以增强体质。立庵公同意了。

小板桥在那群孩子中，堪称为王。比他小的或比他大的都喜欢和他在一起玩，并乐于听从他的调遣。同孩子们在一起，这是板桥最痛快的时候。他暂时忘记了教馆的枯燥，忘记了心中的苦痛，可以伸直肠子，想自己所想的，干自己喜干的。

之标在学假中，也经常带着板桥去郝家庄表叔家玩。这里的农村，虽然离县城不远，但和城里大不一样。茅屋土舍，斑斑驳驳，有的多年失修，已经东倒西歪。只有少数富人家的房子白墙乌瓦，齐整如新。两下形成鲜明的对照。小板桥对农村的事物总感到那么新鲜，每见到此总是瞪大眼睛问